

菜穗子

(日)堀辰雄 著 孙雅甜 译



《起风了》姊妹篇

获第一届
中央公论社文艺奖

菜穗子

〔日〕堀辰雄 著 孙雅甜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菜穗子 / [日] 堀辰雄著; 孙雅甜译. — 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11
ISBN 978-7-5442-7411-1

I. ①菜… II. ①堀…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5195 号

菜穗子

[日] 堀辰雄 著
孙雅甜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胡圣楠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4.25
字 数 78 千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411-1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菜穗子

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· 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

目 录

榆树之家

1

菜穗子

43

榆树之家



第一部

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 O 村

菜穗子：

我写下这篇日记，是为了将来有一天你能读到它。或许在我死后，过上几年，你会在某一时刻忽然觉得，要是那时再和她亲密地说说话就好了，虽说这一阵子你不知为何根本不和我说话。我写这篇日记，就是为了那个时刻的到来。我希望在那一刻，你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拿到这本日记。对了，等我写完了，就把它藏在这座山间小屋某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……多少年了，我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这座山间小屋，住到深秋来临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怀念起我因你而痛苦的样子，为此来小住几日。但愿到那时，这座山间别墅能分毫不差地保留着我生前的样子……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坐在榆

树荫下的长凳上。我最喜欢坐在上面读书或织点东西。遇上寒冷孤寂的夜晚，还可以在暖炉前坐上几个小时，发发呆。日子就这样过着，然后在某个夜晚，你漫不经心地走上二楼，走进我的房间，偶然在角落里发现了这本日记……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你也许会不再仅仅把我当作母亲，而是重新认识到我是个犯过错的平凡人，甚至为那个充满了人情味的错误更加爱我。

可是，最近你为什么如此逃避与我交谈呢？我不是担心自己说了什么伤人伤己的话，反倒是担心你会忍不住说出那种话来。如果说这几日弥漫在家中的拘束沉闷都是我而起，那么真是对不住你哥哥和你了。这种忧郁的氛围越发浓烈，仿佛有一场我们无法预测的悲剧正在酝酿；又或许是趁我们尚未觉察时悄悄发生又悄然溜走的悲剧，经年累月之后渐渐凸显出了影响。我不清楚。恐怕有种东西正蠢蠢欲动，我们却无法清晰地感知它的存在。我说不出那究竟是什么，但总觉得是这样。我将在这则手记里查明它的真面目。

我的父亲是位知名的实业家。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，父亲在事业上遭遇了不可挽回的失败，母亲为我的将来担忧，把我送进了当时流行的教会学校。她总是教导我：“你虽说是个女孩，但也要自己争气。学得了好成绩，争取毕业以后去

外国留学。”也许是误以为“到国外去”是必须要走的路，出国这件事让幼小的我越发觉得恐惧。从教会学校毕业没多久，我就嫁到三村家，成了这家的人。如此一来就不用去外国了。但那个时候，三村家的老爷子是位逍遥自在的乐天派，尤其是晚年迷上了古董，家道彻底中落了。你父亲和我费了很多心血、吃了很多苦才把家业重建起来。二三十岁的那些岁月，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，就像白驹过隙，匆匆地过去了。之后，我们总算能过上几天轻松的日子，我心想，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可谁能想到，你父亲却病倒了。那年你哥哥征雄十八岁，你才十五岁。

其实，此前我从未想过你父亲会先走一步，离我而去。年轻的时候，我甚至常常念叨：要是我先走一步，你父亲该多么寂寞啊！可是，最后留下的竟是我这个多病之人，带着你们两个幼小的孩子。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。

后来，那种被弃于孤城般的寂寞空虚渐渐开始蚕食我，吞噬我。这件意想不到的事，让我这个一度不谙世事的女人对命运的无常有了切肤之感。你父亲临终前曾对我说：“只要活着，总能找到希望。”但在那时的我听来，这不过是句空话……

你父亲生前，一到夏天就把我和你们送到上总海岸，自己则为了工作留在家里。他喜爱大山，如果有一周左右的休

假，就独自一人去信浓^① 那边。但他不是去登山，只是喜欢在山脚下开车兜风。那个时候，我更喜欢海，或许是经常去的缘故吧。可你父亲去世那年夏天，我忽然特别想去山里，只想在寂静的山中生活一个夏天，谁也不见。这对孩子来说可能有些无聊。我想起你父亲常常提起浅间山下一个叫 O 的村子，对它赞不绝口。据说那里以前是颇有名气的驿站，通铁路后就迅速衰落了，现在只有二三十户人家。这个 O 村对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。毕竟你父亲第一次去这个村子是很久以前了，后来他常去同样位于浅间山下的 K 村，那里常有外国传教士聚集。记不清是哪一年夏天了，你父亲恰巧待在 K 村时，山上发生了泥石流，K 村一带全被淹了。他和在 K 村避暑的外国传教士一起跑到二里外的 O 村避难。O 村早已不见了昔日的繁华，一片萧条景象，反倒给人宁静舒心的感觉。你父亲在这个安静舒适的小村庄住了一阵子，发现从这儿眺望远近群山的景致极好，可没过多久他就忽然病倒了。从第二年开始，他几乎每年夏天都去 O 村。又过了两三年，听说那里零零散散盖起了别墅。你父亲笑着说，应该是泥石流那年，避难的人中也有人和他一样，喜欢上了那个地方。但那里毕竟人烟稀少，生活不方便，头两三年还有人来，后来很多别墅都空下来了。要是能买上一座别墅，

①今长野县。后文“信州”是其别称。

按照自己的喜好修缮一下，再忍耐忍耐生活上的不便，说不定我们也能住得很舒服——出于这样的想法，我开始托人寻找合适的房子。

最后，终于找到了一块中意的地皮，面积足有五六百坪，建有一座杉树皮屋顶的山中小屋，院子里还长着几棵高大的榆树。那座小屋经历日晒雨淋，外表已破旧不堪，屋里却很新，住起来比想象中舒服。一开始我还担心孩子们会无聊，没想到恰恰相反，山里的一切在你们眼中都是新奇的，你们整天不是摘花儿就是捉昆虫，很乖巧，玩得很开心。山林间弥漫的雾气中不断传来树莺和山斑鸠的鸣叫。还有不知名的小鸟优美婉转地啼叫，让人不禁想询问它们的名字。在河岸边吃桑叶的山羊幼崽看到咱们，也立刻凑上前来，很亲人。看着你们和小羊羔嬉戏玩耍的样子，我心头涌上一股近乎悲伤的莫名滋味。可是那时，这种类似悲伤的心情在我身上却变成了一种愉悦，如果没有它，恐怕我整个生活都是空虚的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溜走，不知不觉好几年过去了。征雄终于考上了大学的医学系。在未来的职业上，我向来是不干涉他的，让他自己选择。可得知他进医学系的动机并不是对医学感兴趣，而主要是出于物质上的考虑，我感到十分心痛。的确，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生活，咱们家仅剩的那点财产也会渐渐消耗殆尽。不过我一直是独自烦恼，相信从未在孩子

面前流露过一丝一毫担忧。可是征雄在这方面有种近乎神奇的敏感。总之，他的性格过于老实，让我放心不下。但你这个妹妹却正好相反，从小就十分要强，一旦有什么不如意，一整天都不说话。你这样的个性让我觉得越来越难以相处。你慢慢长大，性格和我越来越像，我的想法似乎能被你一眼看穿。最初，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尴尬是这个原因造成的，后来渐渐明白，你我的相似只是表面。即使我们意见一致，我的想法也主要是源自感情，而你的结论却总是来自理性的判断。我终于注意到了这个差异。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想法总是有偏差的原因。

我还记得那一年征雄大学毕业，当上了 T 医院的助手，所以那年夏天我是第一次和你两个人去 O 村消夏。你父亲生前的朋友大都来到了 O 村旁的 K 村避暑。那天，我接到你父亲以前的同事举办茶会的邀请，带着你去了那家旅馆。咱们早到了一会儿，就先到阳台上等着。我偶然遇见了教会学校时代的校友，如今成了著名钢琴家的安宅。安宅当时正站着和一位三十七八岁的瘦高个男士聊天。那就是我也有过一面之缘的森於菟彦先生。他大约比我小五六岁，还是单身，但简直是 brilliant 这个词的化身。那个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勇气和这样的男人亲密地聊天，只能一脸没出息地和你远远看着他同安宅谈笑风生。不过森先生似乎体察到了咱们的心情，

等安宅借故离开后，便过来主动和我打招呼。他的方式丝毫不会让人尴尬。

于是，我终于打开了心防，和他攀谈起来。我自然提起了咱们居住的O村，他顿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这位先生甚至还说，改日约上安宅一同前去拜访，不知府上是否方便？如果安宅去不了，他一个人也会去。听他的语气，不像是一时心血来潮，总觉得他已经下定决心，就算是独自一人也要过来。

又过了一周。我记得是某一天的午后，从别墅后面的杂木林里传来像汽车引擎的声音。这种地方汽车根本开不进来，有谁会开车来呢？是不是迷路了？我一边想，一边从二楼的窗户向下望去，只见一个人从卡在杂木林中动弹不得的汽车里走了出来。是森先生。他抬头朝窗户的方向望了望，但他正好站在一棵榆树的树荫里，似乎没有发现我。而且，在我们的庭院和森先生站立的位置之间，长着一片茂密的芒草和开满小花的灌木丛。那位开车走错路的先生尽管已来到我家后面，却被这片灌木丛挡住了视线，怎么也走不到这里。或许是心理作用，这一幕在我看来，就像是他在犹豫是否要独自一人到我家拜访。

我下到一楼，把凌乱的茶桌收拾干净，若无其事地等待着。榆树下终于出现了森先生的身影。我仿佛刚刚发现他一般，

连忙迎上去。

“让您见笑，我不小心把车开到这种地方来了……”他回头看看汽车。

他愣愣地杵在我面前。那辆车一部分车身露在灌木丛外面，引擎不停地发出巨大的轰鸣声。

我赶紧把森先生迎进屋里，然后想去把在邻居家玩耍的你叫回来。这时，刚才便有些异常的天空忽然暗了下来。看天色马上就有一场傍晚的雷阵雨。森先生现出为难的神情，说道：

“我本来叫了安宅，可是他说估计傍晚要下雷阵雨，不愿意出门。看来他是对的……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也留意起天色来了。天空在不断变暗。

对面的杂木林上空堆积了一大片旧棉花似的厚厚的云层。然而闪电瞬间就撕裂了这些云彩。紧接着，树林一带响起隆隆的雷声。望板上忽地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像是一把把小石子不断砸在上面。我们俩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茫然地对视了一会儿。那段时间似乎很长很长……汽车引擎的轰鸣有一阵子似乎听不到了，但此时又像暴躁的野兽般骚动起来。树枝折断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。

“好像折了许多树枝啊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反正也没人知道哪些树是谁种的。”

闪电不时照亮那片断了枝条的灌木丛。

又打了一阵雷，杂木林上空终于稍微明亮了一些。我们都松了口气。渐渐地，太阳出来了，草叶开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看上去甚至有些耀眼。这时，屋顶又传来啪嗒啪嗒的声响。我们再度茫然对视，不过，这是榆树叶上的水滴掉落的声音……

“雨好像停了，要不要到外面散散步？”

说着，我从正对着森先生的椅子上轻轻起身，决定把去邻居家接你的事放一放，先带着森先生在村子里转转。

当时，村子里刚刚兴起养蚕。村里的人家加起来不到三十户，而且屋子多半都破破烂烂的，仿佛随时会坍塌，有的甚至已经倾斜了大半。在这些和荒屋差不多的房子四周，有大片茂盛的豆子地和玉米地。这样的风景莫名地触动了我们的心。一路上遇上了几个人，还有几位年轻姑娘，她们脸上脏兮兮的，背着似乎很重的桑叶。最后，我们走到了村边的岔路口。偏北的浅间山仍然被阴云笼罩，只是偶尔露出几块泛红的肌肤。向南望去，天空已彻底放晴，迎面的小山看起来比平时近了不少，山顶上还残留着一朵卷云。我们在那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凉风吹在身上很舒服。就在这时，小山的山顶到近前的松林之间，出现了一道若隐若现的彩虹，仿佛正是为了等待我们到来。“哎呀，好美的彩虹……”我从伞下仰望，忍不住感叹。森先生站在我身边，眯着眼睛看得入迷。他看起来非常平静，但又有些莫名的